

## 禅宗文献字词续札\*

王长林

(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, 成都 610064)

[摘要] 综合利用破假借、考异文、辨字形、征方言等训诂方法,对禅宗文献中“点刹酒”“点冻酒”“尿闾”“尿跽”“搨了”“搨丫”三组“字面普通而义别”的疑难俗语词进行考辨,并细致梳理其致异的原因。

[关键词] 禅宗文献; 俗语词; 俗语言

[中图分类号] H134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1-5442(2021)01-0063-07

doi: 10.19888/j.issn.1001-5442.2021.01.007

### 【点刹酒】【点冻酒】

明沈孟祥述《济颠道济禅师语录》卷一:“提点大笑曰:‘佳作!’奶子托三碗点刹酒至,济公吃了一碗曰:‘不济事。’行首曰:‘我不吃,你都吃了。’济公又吃一碗。奶子搬早饭来,二人吃了,济公曰:‘多谢多谢。’”(X69/604b<sup>①</sup>)

要弄清“点刹酒”之义,须先考证“点刹”的确切含义,该词在近代白话文献中偶见,如明书林杨闽斋刊本《西游记》第十三回:“那伯钦另设一处,铺排些没盐没酱的老虎肉、香獐肉、蟒蛇肉、狐狸肉、兔肉,点刹鹿肉干巴,满盘满碗的,陪着三藏吃斋。”“点刹鹿肉干巴”指将鹿肉干切碎,白维国《白话小说语言词典》(2011:264-265)“点刹”条释为“剁成碎块”,大意不差,但语素“点”的意义并未落实<sup>②</sup>。“点刹”的理据也有待探究。按:“点”其实是“刮”的假借字,二字同属《广韵》“忝”(他玷切)小韵,读音相同,故可通借。“刮”本指玉器上的缺点,《说文·刀部》:“刮,缺也。《诗》曰:‘白圭之刮。’”段注:“《大雅·抑》诗‘白圭之玷’毛曰:‘玷,缺也。’笺云:‘玉之缺,尚可磨铤而平。’按:刮、玷,古今字。”后引申出“刀缺”义,《集韵·忝韵》:“刮,刀缺。”宋元以来,又产生出“砍斫;斫碎”之义,辞书收释,如《广韵·忝韵》:“刮,斫也。”《集韵·忝韵》:“刮,刀缺,一曰斫也。”《龙龕手鑑·刀部》:“刮,音点,斫也。”《广雅·十八南》:“刮、砍、斫、断、刹、斩”,诸字义同。文献也不乏用例,如:

(1)□解了猪羊,汤烹了蟹蛤,刀刮了鱼鳖,火炙了鸡鹅,更有那卖丝的娘子焯蚕蛾,贩皮的商贾搜狐貉。(顺治南湖香书堂刻坦庵词曲本明徐石麒《坦庵乐府泰香集·骏马嘶》)

(2)素臣乘乱持刀耸身直上,迎头者俱被刮杀,尸倒血飞。(光绪7年刊清夏敬渠《野叟曝言》第七十九回)

\*基金项目: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元明清禅宗文献词语论考”(18CYY040)。《古汉语研究》编辑部和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,谨致谢忱!

(3) 章嘉善,家极贫,母伋氏病癯瘵。善昼夜服侍,数年不倦。一日母忽思肉饼,善割股暗拌刮肉以进,母食大喜,后病渐愈。(光绪27年刊清朱大绅修、高照纂《直隶和州志》卷二五《选举志》)

既辨识出“点”的本字,便不难看出,“刮剝”实为同义并行复合词。“点剝”的理据已明,那“点剝酒”的词义也就迎刃而解。我们认为“点剝酒”就是指伴有切碎的肉食(尤指生肉)的酒水,为民间的饮食习俗,早见于宋元医籍文献,如:

(4) 右取田螺肉一二十个,作刮剝酒服之。(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佚名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》卷十五“螺肉酒治如前”条)

(5) 东阳王仲延遇诸途来告曰:“我每日食物必屈曲,自膈而下且硬涩,作微痛,它无所苦,此何病?”……予又曰:“汝去腊食何物为多?”曰:“我每日必早饮点剝酒两三盏逼寒气。”为制一方:“用韭汁半银盏,冷饮细呷之,尽韭叶半斤而病安。”(明东垣十书本元朱震亨《格致余论·治病必求其本论》)

例(4)“螺肉酒”即用酒冲服螺肉,也被称为“刮剝酒”,从例(5)对答中可以看出“点剝酒”具有逼寒气的功用。这种食生饮酒的饮食习俗,与云南地区曾流行的“剝生”和“剝生酒”相似,明郑颺修、陈文纂《重修云南图经志》(明景泰6年刻本)卷一《风俗》“贵食生”:“土人凡嫁娶燕会,必用诸品生肉细剝,名曰‘剝生’。和蒜泥食之,以此为贵。”清史梦兰《尔尔书屋诗草》(清光绪元年止园刻本)卷七“滇”:“滇俗以六月二十四日为星回节,街然松炬,村落以炬插田间。比户剝生酒,夷汉同之。”“比户剝生酒”即挨家挨户剝生饮酒,体现出民间食以生为贵的饮食观念。

“刮剝酒”另有文献异文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《本草纲目》卷二十六《菜部·韭》下云:“一人腊月饮刮剝酒三盃,自后食必屈曲,下膈硬澹微痛。”“刮”系“刮”之讹,祖本“金陵本”正作“刮”,而商务印书馆整理本(第5册)(1930:41)、刘衡如点校本(1978:1577)、王育杰整理本(1999:1408)均未校改、注释,或不明词义所致。又,前引已续藏本《济颠道济禅师语录》“剝”字出校勘记云“剝,一作冻”,笔者另检明冯梦龙《三教偶拈三集·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》(明天启刊本)和清天花藏主人《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》(清宝仁堂刊本)第七回也均作“点冻酒”,或为已续藏校勘记所本。“点剝酒”为何被另写作“点冻酒”呢?“剝”与“冻”字形迥异,当不会讹混,我们怀疑是语音演变所致。从该词出现的文献地域来看,释道济、冯梦龙和天花藏主人<sup>④</sup>均有北部吴语的方言背景,也即是说,将“剝”读作“冻”很可能是北部吴语的音变现象。“剝”《广韵》都唾切,是果摄合口一等字,郑伟(2009)考证北部吴语果摄的主体层与模韵-u合流,但如“朵”等字在北部吴语区的嘉兴、平湖等多地尚停留在宋元时期-o韵的阶段,是扩散音变的“剩余形式”。而-o作为后高圆唇元音,发音时“气流容易从鼻腔逸出,从而引发鼻音韵尾增生”。(徐越2007:234)北部吴语区就不乏其例,例如“磨”平湖读moŋ,“糯”长兴读noŋ,“蓑”新昌读soŋ(参徐越2007:233,郑伟2009)。可见,在北部吴语中端组果摄的“剝”完全可能读成通摄的“冻”,其音变路径可示为to>toŋ。此外,还有一种因素,即“连音变读”也可以诱发这一演变。俞敏(1948/1999:343-362)将古汉语的“连音变读”现象分为四种典型,其中第二种是“两个或两组语音虽然分在两个音缀里,但是却因为这两个音缀的地位紧接着,所以其中一个或一组就蒙上了另外一个或一组的色彩……我们通常称为同化现象”,如“鼓捣”kutəu一词北京方言读作kutu,第二个音缀被第一个同化。李荣(1965/2014:107-109)将这种邻近读音相互影响的现象称为“连音变化”,并认为这是造成语音演变规律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。“点”《广韵》多忝切,为阳声忝韵,与阴声韵的“剝”相连,后者可能受前者同化而附加上鼻音韵尾,这可以看作该词语

音演变的外部原因。当然,这一音变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词语理据的丧失,因为三种版本均弃本字“𦏧”而写作“点”,说明写手对该词同义复合的理据已不甚明了,而出于对语流中鼻音韵尾的如实记录,所以又写了一个记音字。

#### 【尿𦏧】【尿𦏧】

宋崇岳等编《密庵和尚语录》:“复举明招到招庆,有度上座问:‘罗山寻常道“诸方尽是𦏧饭,惟有罗山是白饭”,上座从罗山来,却展手云“白饭请些子”。’招打两掌。度云:‘将谓是白饭,元来只是𦏧饭。’招云:‘痴人棒打不死。’度至夜间,举似诸禅客次,招近前云:‘不审。’度云:‘今日便是这个上座下两掌。’有瑫<sup>⑤</sup>上座云:‘不用下掌,就里许作么生道?’招云:‘就里许也道道。’瑫无对。招云:‘是尔诸人一时缚作一束,倒卓向尿𦏧下。来日相见,珍重。’”(T47/964b)

明招德谦生卒年不详,嗣法罗山道闲,为晚唐五代僧人。明招到招庆道匡会下,与名叫度、瑫<sup>⑥</sup>的几位上座辩论后,出言不逊,声称要把诸人捆成一束“倒卓向尿𦏧下”,“尿𦏧”的词义费解。这是唐宋禅林广为人知的公案,金释志明《禅苑蒙求瑶林》拟题“罗山𦏧饭”。明招禅师的话多被后代禅师拈举,但用字或有不同,如宋正受编《嘉泰普灯录》卷二六《天童密庵杰禅师一则》,宋智沂编《痴绝道冲禅师语录》均作“尿𦏧”(X79/459a; X70/042c)。也有禅师暗引明招的骂语,如:

(6) 直下踏着瞿昙未生时脚跟,摸着达磨未来时鼻孔,并将二老胡缚作一束,倒卓放尿𦏧下,岂不是挺特丈夫?(宋宗会等编《无准师范禅师语录》卷三, X70/256a)

(7) 似这般汉,一埽埽就,一串穿却,倒卓向尿𦏧下,有什么罪过?(宋师明集《续古尊宿语要》卷五《懒庵需禅师语》, X68/472b)

“尿𦏧”与“尿𦏧”“尿𦏧”当属异形词,而与“尿𦏧”则为近义词,然三组异形词以何为正?无著道忠《禅林象器笺》主张“𦏧”为正字,并引《正字通》:“凡士民所居,门内曰𦏧。”(B19/58b)“𦏧”即门内,文献常见,古今辞书亦多有载录,但这并不能解释“尿𦏧”和“尿𦏧”的确切含义,需再寻线索。按:唐代佛典另有一则“尿𦏧”的用例,唐道宣《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·上厕法第十四》:“不得涕唾厕四边板上及尿𦏧中。”(T45/873a)这是律师告诫新学僧侣不得向厕所的厕板和“尿𦏧”擤鼻涕、吐口水<sup>⑦</sup>,厕板与“尿𦏧”显然都是厕所内的器物。这条教诫在宋代天台宗遵式述、慧观重编的《天竺别集》卷下换了个说法:“不得涕唾厕壁四边板上及槽溜中。”(X57/48b)显而易见,“尿𦏧”义同“槽溜”。“槽溜”又作“溜槽”或“雷槽”,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,是指导引液体下流的管槽<sup>⑧</sup>,宋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七:“临江萧氏之祖,五代时仕于湖南,为将校,坐事当斩,与其妻亡命焉。王捕之甚急,将出境,会夜阻水,不能去,匿于人家雷槽中。”自注:“湘湖间谓雷为笕。”“雷槽”同“笕”,指导水的竹管。又清焦勋《火攻挈要》卷上《造炉化铜镕铸图说》介绍西洋冶铜技术时描述道:“俟铜汁化清如油如水,上起金花绿焰之际,将炉口、横口、溜槽等物扫净。将炉口铁塞敲进,引出铜汁来,繇渐放入模内,候满本模数寸之余,即将溜槽开窍,引铜别注平坦之地,结为薄片,以便后来用时可以任意敲击而取用也。”这里的“溜槽”又是导引铜汁的管道。所以,内典中的“尿𦏧”“尿𦏧”其实就是“尿槽”“尿槽”,“倒卓向尿𦏧下”同义的表达有“埽向尿坑”“倒卓尿坑头”,例如:

(8) 众中若有人,勇猛出来,劈屎口椎落牙齿,埽向尿坑里去,免见狼藉取次欺人。(宋文素编《如净和尚语录》卷下, T48/129c)

(9) 夜宿纸钱堆里,踢出神前酒台盘。将蛄子老乞儿,倒卓尿坑头,未为独脱汉。(宋法澄等

编《希叟绍昙禅师广录》卷四，X70/446c)

(10) 大梅老汉得处瞒肝，用处僂侗，引得许多葛藤。当时若解主丈用事，将这两个汉倒卓屎坑头。(同上卷五，X70/455c)

(11) 酒妆公子面，把黄头碧眼倒卓屎坑头。花插美人头，将文殊普贤赶向牛栏里。(宋绍昙《五家正宗赞》卷四《洞山初禅师》，X78/609c)

诸例“屎坑(头)”与“尿阄”“屎阄”词义大体相同，是肮脏污秽之处，所以明招说要诸人倒卓向“尿阄”下，是十分恶毒的咒骂，这与“呵佛骂祖”的禅林风气有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明招禅师的言辞在《祖堂集》中却被属录在同门龙回和尚章<sup>⑩</sup>，作“是汝诸人，一时缚作一束，倒竖不净处”(B25/538b)，可能是编者认为“尿阄”过于鄙俗，所以用了“不净处”这个比较婉晦的词。至此，“屎阄”的词义殆无疑义，但仍需要追问的是“阄”何来“槽”义？今考《集韵·曷韵》收“槌”字，释为“所以泄水也”，即用来排水的管槽。又明如昙《缙门警训》卷九《登厕规式》：“初蹲身时，先须倾少水在槽中。一则解旧粪臭气，[二]则新粪易下，不积槽中。”(T48/1092a)可见禅院用的是带“槽”的厕所，如厕需要用水冲刷，“槌”的词义正相契合。又称为“茅槽”或“筹槽”，宋宗赜《重雕补注禅苑清规》卷四：“净头之职，五更上灯，日出收茅筹，净布浸之，次刷洗茅槽，併叠扫地。”(X63/533c)“茅槽”在无著道忠《禅林象器笺》引《禅苑清规》作“筹槽”(B19/285a)。“槌”当为唐宋俗语词，后世字书如《类篇》《字汇》《正字通》以及《汉语大字典》等虽也有收录<sup>⑪</sup>，但均未举书证，应该都是承自《集韵》。笔者初步考察文献也未见“槌”字实例<sup>⑫</sup>，但这个俗语词所幸被《集韵》记载，而唐宋佛典禅籍的“尿阄”诸例又是其鲜活的例证，可互为关照，通过该例也可以看出《集韵》在唐宋俗语溯源研究的巨大价值<sup>⑬</sup>。“槌”“跼”“阄”《集韵》同音他达切，属曷韵开口一等[at]，而“塌”《集韵·盍韵》音托盍切，为盍韵开口一等[ap]，二字入声韵尾有异，但例(6)无准师范禅师(1179-1249)的语录中可以假借<sup>⑭</sup>，从中可以看出南宋之际曷、盍二韵韵尾混同、读音合流的端倪。

### 【搯了】【槽丫】

金元万松行秀《请益录》卷一第二十七则《沔仰摘茶》：“念法华、琅琊觉美沔山父子，举临济家风。佛鉴服手搯了，难逢快便。不是天童拈出，沉埋洞上宗风。”(X67/474b)

俗书“扌”“木”不别，又写作“槽了”，同书卷二第五十二则《雪峰古镜》：“三圣用服手槽了，道：‘历劫无名，何以彰为古镜？’”(X67/485b)按：《请益录》上卷末附《音义》收“搯丫”，释作“上胡没切，下于如[加]切，象物开之形也。”(X67/485b)可见，正文的“了”当是“丫”之误，二字相混文献多见(参曾良2017：93-95)，且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<sup>⑮</sup>、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万历版大藏经(嘉兴藏)本均作“丫”，是为切证。“丫”即“枝丫”，《音义》认为是“象物开之形”，但“搯丫”词义何解，《音义》阙如，“服手搯丫”的含义更未可知。

在万松行秀和弟子林泉从伦的评唱用语中，我们发现有三例“伏手骨樑(朵、垛)”，姑引列原文如次<sup>⑯</sup>：

(12) 举临济问院主：“甚处来？”主云：“州中巢黄米来。”济云：“巢得尽么？”主云：“巢得尽。”济以拄杖一画云：“还巢得这个么？”主便喝，济便打(伏手骨樑)。次典座至，举前话，座云：“院主不会和尚意。”济云：“尔又作么生？”座便礼拜，济亦打(趁手快)。(行秀《从容庵录》卷六第九五则《临济一画》，T48/288c)

(13) 举僧问雪峰：“声闻人见性，如夜见月。菩萨人见性，如昼见日。未审和尚见性如何？”雪峰打三下。后问岩头，头打三掌。雪窦云：“应病与药，且打三下。据令而行，合打多少？”天童拈



云：“雪窦一期赶快（伏手骨朵），往往后人作行令会（又争讳得），殊不知雪峰岩头，是个无因必汉。”（行秀《请益录》卷下第七十三则《雪峰三下》，X67/494a-b）

（14）举幽栖和尚一日敛钟上堂，大众才集。栖云：“是甚么人打钟？”僧云：“维那。”栖云：“近前来。”僧近前，栖便打（伏手骨朵），却归方丈卧（收来太速）。（从伦《空谷集》卷六第八十七则《幽栖上堂》，X67/314a）

三例括号中的语词是行秀、从伦对古德公案的“着语”。“伏手”有“称手；顺手”义，《汉语大词典》引《水浒传》第八十八回：“每门有千匹马，各有一员大将……各拿伏手军器。”“骨樑”“骨朵”和“骨朵”属于异形词，《汉语大词典》“骨朵”条：“指古代的一种兵器。是一长棒，顶端缀一蒜形或葵藜形的头，以铁或坚木制成。”<sup>⑥</sup>又可用为刑杖，如《辽史·刑法志》：“然其制刑之凡有四：曰死，曰流，曰徒，曰杖……又有木剑、大棒、铁骨朵之法。木剑、大棒之数，自十五至三十。铁骨朵之数，或五或七。”清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（清铸雪斋钞本）卷十《王十》：“留十，授以葵藜骨朵，令随诸鬼督河工。”同卷：“惰者辄以骨朵击背股。”因为是木料作成，所以又写作“樑樑”，行秀《从容庵录》卷一第十一则《云门两病》：“森罗万象许峥嵘，透脱无方碍眼睛（闪捧着樑樑）。”（T48/234b）“捧”为“棒”之误，“闪棒”义即“雷奔雷闪，棒喝交驰”，形容迅捷猛烈，“闪捧着樑樑”指被“棍棒”和“樑樑”一顿猛打，可见禅师也用“樑樑”接引学人。所以“伏手骨朵”就是称手的骨朵，既然用得顺手，自然快捷难当，用以形容禅师机锋迅捷。上引三例“伏手骨朵”（朵、朵）是对古德公案中“济便打”“雪窦一期赶快”和“栖便打”的“着语”，也可以窥其大意。又例（13）同样是“济便（亦）打”，行秀先后着语“伏手骨樑”和“趁手快”，二者词义相近，均强调禅师接引学人的手段很迅猛。该词又作“伏手滑槌”，例如宋道川《金刚经注》卷二《两彩一赛颂》：“伏手滑槌不换剑，善使之人皆总便。不用安排本现成，个中须是英灵汉。”（X24/548c）明朱棣集注《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》卷二九：“佛如来伏手滑槌的不换剑，那善使之人皆总便。”（B21/906a）二例所言实同，指“滑槌”用得顺手，不必换剑。

再考察行秀和从伦的评唱措词，我们发现不少词语仅见于师徒二人之口，体现出从伦明显的模仿痕迹<sup>⑦</sup>。而禅籍“服手掇丫”与“伏手骨朵”恰巧也多见于师徒之口，所言当为同一个词。且从禅籍语境来看，二者词义相同。不妨先反观《请益录》第二七则《沝仰摘茶》例。针对“沝仰摘茶”公案，首山念、琅琊觉、佛鉴（无准师范）宋代三位名僧已有拈颂，行秀列引：

师举首山念云：“夫为宗师，须具择法眼始得，当时不是沝山，便是扶篱摸壁。”……琅琊云：“五更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”……琅琊又云：“若不是沝山，洎合打破蔡州。”……佛鉴云：“张公乍与李公友，待罚李公一杯酒。倒被李公罚一盞，好手手中无好手。”

在行秀看来，佛鉴的机语是“服手掇丫，难逢快便”，暗喻佛鉴手段高明，机锋迅捷，但“不是天童拈出，沈埋洞上宗风”，是说佛鉴实际“未彻”，仍需行秀拈出予以批评。再看第五十二则《雪峰古镜》例。这则公案禅林多有载录，如宋普济《五灯会元》卷七《福州雪峰义存禅师》：“普请次，路逢一猕猴。师曰：‘人人有一面古镜，这个猕猴亦有一面古镜。’三圣曰：‘旷劫无名，何以彰为古镜？’”（X80/147b）雪峰准备用“猕猴古镜”勘验三圣，三圣却反问“旷劫无名，何以彰为古镜”，将“名”否决，自然无须“彰”。行秀拈引时，认为三圣用“服手掇丫”，其实也就是说三圣使用了一种惯用的、看似迅捷的手段来应对雪峰的机锋。细绎文意，足见二词确实义同。所以，“服”当通“伏”<sup>⑧</sup>，“服手”也是顺手之义，“掇丫”与“樑朵”也应该是同一个词。然而后语素“丫”与“朵”殊异，“掇丫”又载籍罕见，因此我们推测“丫”是由于字形讹混和错误回改所致，试作疏证。

“骨朵”的“朵”或写作“朶”，俗写又作“朶”（高丽本《龙龕手鏡·木部》）、“朶”（续修四库全书本《字汇补·木部》）和“朶”（明万历本《改併四声篇海·木部》），这些写法与“拐/拐”的异体“朶”字形十分相近。而“拐/拐”本来又是“𠂔”的俗字<sup>⑨</sup>，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六〇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律音义》“拐行”条：“俗字也，即老人把头杖，名为拐子。患脚行不得者柱双拐，策腋行，名曰拐行。一切字书并无此字，《说文》《玉篇》《古今正字》并作‘𠂔’<sup>⑩</sup>，象形。”（T54/710c）。同书卷六一《根本说一切有部苾芻尼律音义》“拐行”条云：“《韵诠》云：‘把头杖也。’患脚人扶身杖。古文作𠂔<sup>⑪</sup>，象形字也。”（G76/38b）“𠂔”或“𠂔”又与“丫”字形相近。既已厘清诸字的俗体，便可进一步阐明“朵”与“丫”的关系。我们推测是，写手误将“朶朶”辨识为“朶朶”，又拟将“朶”字回改成正体“𠂔”，但误写成形近的“丫”，之后已续藏又误作“了”，其词形讹变的过程可简示如下<sup>⑫</sup>：

朶朶 俗写 → 朶朶 俗写 → 朶朶 误写 → 朶朶 回改 → 朶𠂔 误写 → 朶丫 误写 → 朶了

万松行秀《请益录》于金正大7年（1230）成书，后流传过程不明，一般认为该书撰成之后似未刊行，至到明万历35年（1607）才由觉虚性一校订、生生道人徐琳初刊。（参段玉明，2012）但万历35年刊本（即已续藏底本）、国图藏明刻本和东京大学藏嘉兴藏本三种明代版本都作“丫”，说明传抄的错误早在明代以前就已经产生。明人别于卷末附作《音义》，其目的是为正文的字词释疑解惑，但遗憾的是并不知道该词复杂的演变过程，故只能望文生训释为“象物开之形”，这提醒我们后人附撰的禅籍音释不可尽信，利用尤需谨慎。要言之，《请益录》的“服手朶丫”即“伏手骨朵”，字面义指用得顺手的骨朵，禅籍用来喻指禅师用惯常、迅捷的手段接引学人。

#### 附注：

- ① 文章所引佛教文献用例均注明其藏经册数、页码及栏数，T为《大正藏》，X为《已续藏》，J为新文丰版《嘉兴藏》，B为《大藏经补编》，G为线装书局版《高丽藏》。
- ② 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，白维国主编《近代汉语词典》（2015）不收该词。
- ③ “如前”指前文提到的“黄疸病”。
- ④ 关于天花藏主人的身份学界存在争议，主流的看法认为是嘉兴秀水的张匀，参刘雪莲（2013）。
- ⑤ 原本误作“瑫”，今改，下同。
- ⑥ “度”即化度师郁，“瑫”即仙宗行瑫，《景德传灯录》《五灯会元》列传，但不载“尿囟”机缘。
- ⑦ 如厕禁洩唾，除了卫生原因之外，还与佛教“秽鬼”观念有关，明如鳧《缙门警训》卷九：“初入厕时，先须弹指三下，以警在秽之鬼。亦不可痰吐入厕中，以伤在秽之鬼，此二项阴德具载藏经。”（T48/1092a）
- ⑧ 《汉语大词典》释为：“从高处向低处运送东西的槽，或用竹木制成，或在陡坡上就势挖成，槽内光滑，东西放在槽内，可以自动下滑。”未举书证。《辞海》（第六版）“溜槽”条：“亦称‘溜子’。矿井中一类槽形运输器械的统称。”这均是现代汉语的用义。
- ⑨ 明招、龙回均为罗山道闲法嗣，但宋释拈举，均认为是明招之语。
- ⑩ 《字汇·木部》：“𠂔，他达切，音挞，所以泄水。”《正字通·木部》：“𠂔，俗字，旧注‘音挞，所以泄水’，误。”按：认为“𠂔”为“俗字”，很有见地，所谓“旧注”显然指的是《字汇》，张自烈以为“误”，可惜未加辨证。
- ⑪ “𠂔”在清刊本小说中或作为“笪”“搭”的俗字，可参曾良（2017：253-254），与《集韵》释义无关。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，清人鲜用表“槽”义的“𠂔”，所以才会成为新造俗字。
- ⑫ 关于白话文献俗语词溯源与古代语文辞书（如《集韵》）的利用问题，可参王长林（2019）。
- ⑬ 师范圆寂后，弟子即着手编辑语录，丞相游似淳祐9年（1249）撰祭文，程公许淳祐11年（1251）作序，并于是年刊行。笔者验核日本应安3年（1370）春屋妙葩刊本（“五山版”）、宽永19年（1642）吉野屋权兵卫尉刊本，均作“塌”，大体

可以推测“塌”系原宋刊本用字。

⑭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2 种,刊刻时间不详,善本书号分别是 A01553 和 19457,均题“侍者从隆录”,笔者比对发现实为同一刻本,但前本有《万松野老请益序》,后本缺如。

⑮ 行文为节省篇幅,删去部分“着语”。

⑯ 至于该词的来源,宋祁《宋景文公笔记》主张是“𦵏”之讹变,程大昌《演繁露》认为是音“徒果反”的“𦵏”缓读,赵彦卫《云麓漫抄》说:“盖‘𦵏’字古作‘𦵏’,常饰以骨,故曰‘骨𦵏’,后世史文略去草,而只书‘朵’。”而陈思贤(1982)则认为与蒙古语“霍朮”等音近,原音均出于“鼓”。杨琳(2017)又认为“骨朵”属同义连文,二语素均有“疙瘩”“堆垛”义。聚讼纷纭,另有多种解释,不备举。

⑰ 通过 CBETA(2016 版)检索,禅籍“闭门刷会”(2 例)、“黄口衲子”(2 例)、“挑请”(2 例)、“多罗闲管”(2 例)、“赤讳白諲”(5 例)、“索另”(8 例),均只见于师徒的评唱,可见一般。

⑱ 二字相通文献常见,词典已有收释,可参《汉语大词典》“服”“伏”条。

⑲ “𦵏”应该是从“𦵏”演变而来,后者从“木”“𠂔”声,可能是“𦵏”的新造字。

⑳ 大正藏原作“𦵏”,高丽藏作“𦵏”(G76/19b),均是“𦵏”的增笔误字,正文引用径改。

㉑ 大正藏本误作“𦵏”(T54/716a)。“𦵏”上端的部件又常与“𠂔”相混,《正字通·𠂔部》“𠂔”“𦵏”二字有申论。又误写作“𦵏”“𦵏”“𦵏”等形,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九“总角𦵏兮”有考辨,可参。

㉒ 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另一种可能,即“了”是“𦵏”之残缺“𠂔”和“木”而成。从形体上看,的确有一定道理。但是三种明刊本都作“𦵏”,音义也注明是“于加切”。所以,后出的旧藏本的“了”更可能是明刊本“𦵏”之误。两种推测均有待验诸更早的抄本或刻本,且记于此,谨致谢意!

#### 参考文献:

白维国 2011《白话小说语言词典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
白维国主编 2015《近代汉语词典》,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
陈思贤 1982《释“骨朵”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第 5 期。

段玉明 2012《万松行秀〈请益录〉研究》,《宗教学研究》第 4 期。

李 荣 1965/2014《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 2 期。收入李荣著《音韵存稿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
李时珍 1930《本草纲目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
刘衡如点校 1978《本草纲目》,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。

刘雪莲 2013《天花藏主人为嘉兴秀水张匀考辨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第 4 期。

钱超尘、董连荣 1999《〈本草纲目〉译译》,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。

王长林 2019《禅录“屡生”平议——兼谈俗语词溯源对古代语文辞书之利用》,《语言研究》第 3 期。

王育杰整理 1999《本草纲目》,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。

杨 琳 2017《俗语词本字考释二则》,《南开语言学刊》第 29 辑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
俞 敏 1948/1999《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(Sandhi)现象》,《燕京学报》第 35 期。收入《俞敏语言学论文集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
曾 良 2017《明清小说俗字研究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
郑 伟 2009《吴语太湖片果摄的演化模式与历史层次》,《语言科学》第 4 期。

【作者简介】王长林,男,四川广元人,博士,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,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、训诂学研究。邮箱:changlin0921@163.com。

【责任校对:余月】